

在我20多年的求学生涯中,遇到过各种各样的老师,他们用爱心和智慧为我铺就了前行之路,想起他们,我至今心怀感激。在这些老师中,有这样一类老师,他们认真负责,但讲话“啰嗦”,还有一个共同的口头禅——“再强调一遍”。

记得小学五年级时,有一位教数学的刘老师,她身材瘦小,却走路带风,每天都一副精神十足的样子。那时她才不过30岁出头,正是青春活力的年纪,刚刚接触,同学们就很喜欢她。

然而,相处一段时间后,同学们逐渐对刘老师产生了质疑。因为每次上课讲完重点部分后,刘老师都要说上一句:“再强调一遍。”然后把重点内容再复述一遍。同样的内容,一节课下来,刘老师往往要“强调”三四遍,甚至更多。时间久了,部分同学嫌刘老师过于啰嗦,几个调皮的同學还给她起了个“刘一遍”的外号。惭愧的是,我也在起绰号的同学之列。

每次考试前,“刘一遍”老师都要给我们开一次考前培训会,会前,她总会说:“再强调一遍,认真听了这场考前培训会,至少会让你们的卷面成绩提高5到10分!”不出意外的是,一场培训会下来,她至少会说上几十遍“再强调一遍”。

雨来了,夏天才像个样子

■ 郑艳琼

夏已深,一场雨也不曾来过,热日复一日,让人平添了许多焦躁。

晚饭时间,去食堂的路上,同事和我说今天有雨,也许是面对长久以来“天黑黑欲落雨”的乌龙,对于今天下雨的消息我已经不抱期待。

咽喉干痒,一直在咳嗽,咳得五脏六腑一次次颤动,渴望一场雨,让干燥的空气湿润一点,也许我的咳嗽也会减轻一点。

在等不到雨的日子里,我会默默祈愿雨水的垂青,今天也不例外。

打了饭,刚刚坐下来,雨叮叮咚咚落下来,我想也许只是“过路雨”,成不了气候。不一会,雨点越来越密集,“当当当”,急促地响个不停。同事说:“哎呀,学生吃饭时下雨,太不合时宜了。”我咽喉很痛,只能点头。是啊,这一场雨,会把学生衣服淋湿,我不禁心疼起他们。想起女儿,估计也要被淋成“落汤鸡”的,可是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,不经历风雨,怎能见彩虹。

几秒钟时间,狂风大作,树枝扭动着身躯,像是在跳劲舞,灰蒙蒙的天地间协奏一曲《终于等到你》,这曲子来自我的心底,响斥四野。来势汹汹的雨“噼里啪啦”打在窗子上,想要钻进餐厅来,未能得逞,遂雨汇成帘。

一些学生已经跑到了餐厅,伞上的雨水落得满地都是。一个女孩浑身湿透了,她在排队的人群里蹦了几下,想把身上的雨水抖落一些,我仿佛看到了曾经的我。

尖锐的声音霎时划破四周,雷声、电动车报警声响起一片,震耳欲聋,同事赶紧捂住耳朵,我也想捂,可是我还想见识一下这个夏天的第一场雨有多大的威力。彼时,我甚至有点嘲笑它虚张声势。只是它仿佛听到了我的轻蔑:偏要来个颜色给你好看,瞬间电闪雷鸣,倾盆大雨。

几分钟后,雨渐渐停了,也好,给莘莘学子腾出点吃饭的时间。学生们吃着饭,也在谈论这场雨,湿了衣襟的学生,大声地感叹着凉爽,话语难掩兴奋,脸上漾起快乐的微笑。

洗完碗,我和同事走回教学楼,沿途小水洼倒映着楼房,乌云压顶,雨还没有下过。突然很喜欢乌云,因为我盼雨已经盼了好久好久。

红色的樟树叶安静躺在地上,柔美的紫薇花零落成泥,叠翠的叶子上水珠晶莹,一尘不染。雨后的花瓣鲜艳明丽,楚楚动人。风吹来,树上的水珠簌簌落下,落在头上、肩膀上,竟有几分寒意,我打了个寒战,急速跑回教学楼。

学生们在走道上合力扫水,穿着校服的几个女生,嘴里叽叽喳喳说着话,合力地往前推水,水在扫把的推力下涌向前方。湿润的万物终于安静了,久旱逢甘霖,是多么开心啊。

在这样一个日子,邂逅这样一场雨,真好。多想煮一壶花茶,捧一本书,就这样静静地听雨落。

这场雨,终究是成气候了,开心的是这片土地上干涸已久的万物。雨来了,夏天才像个样子。

“再强调一遍”

■ 翟凌枫

可是,渐渐地,同学们察觉到,在“刘一遍”老师日积月累的“强调”下,我们班的数学成绩竟有了显著提高。每次考试结束后,我们都会发现,在同一张卷纸上,其他班同学容易出错的地方,我们班的同学几乎不会出错。这不是因为我们班“底子”好,而是“刘一遍”老师已经把那些知识点给我们“强调”过“N+1”遍了。

慢慢地,同学们改变了对“刘一遍”老师的看法,对她越来越喜爱、尊重了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所掌握的一些基础数学知识,能时隔多年而不忘,都得益于这位敬爱的“刘一遍”老师。

研究生毕业后,我到政府机关工作,但却从未停止追逐心中的教育梦。工作几年后,我毅然辞去了父母眼中的“体面工作”,到大学里面做了一名普普通通的“教书匠”。

初登讲台,我像一匹时刻准备奋蹄驰骋、驰骋草原的小马驹,满腔热忱,只想把所学到

的知识毫无保留地教授给学生们。但是时间久了,我发现学生们上课经常容易走神。尤其当我讲到重要知识点,急切需要得到他们回应时,他们那迷茫而又飘忽不定的眼神,时常让我束手无策。因此,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强调,以加深他们的印象。时间一长,我发现每当我说到“再强调一遍”的时候,同学们的注意力就会有短暂的集中,迷茫的眼神也会有片刻的清明,这给了我出乎意料的惊喜。

有一次上课,我讲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。当我讲到“座中泣下谁最多?江州司马青衫湿”的原因时,为了确保每个同学都能准确理解这个知识点,我向同学们反复强调:“因为白居易与琵琶女二人境遇相似,因此产生了情感共鸣。”那时,我已在课上强调过两遍,临下课时,我还是不太放心,准备再强调一遍。当我说道:“再强调一遍,白居易之所以会‘泣泪最多’,是因为……”还没等我说完,同学们就学着我的语气异口同声地说道:“因为白居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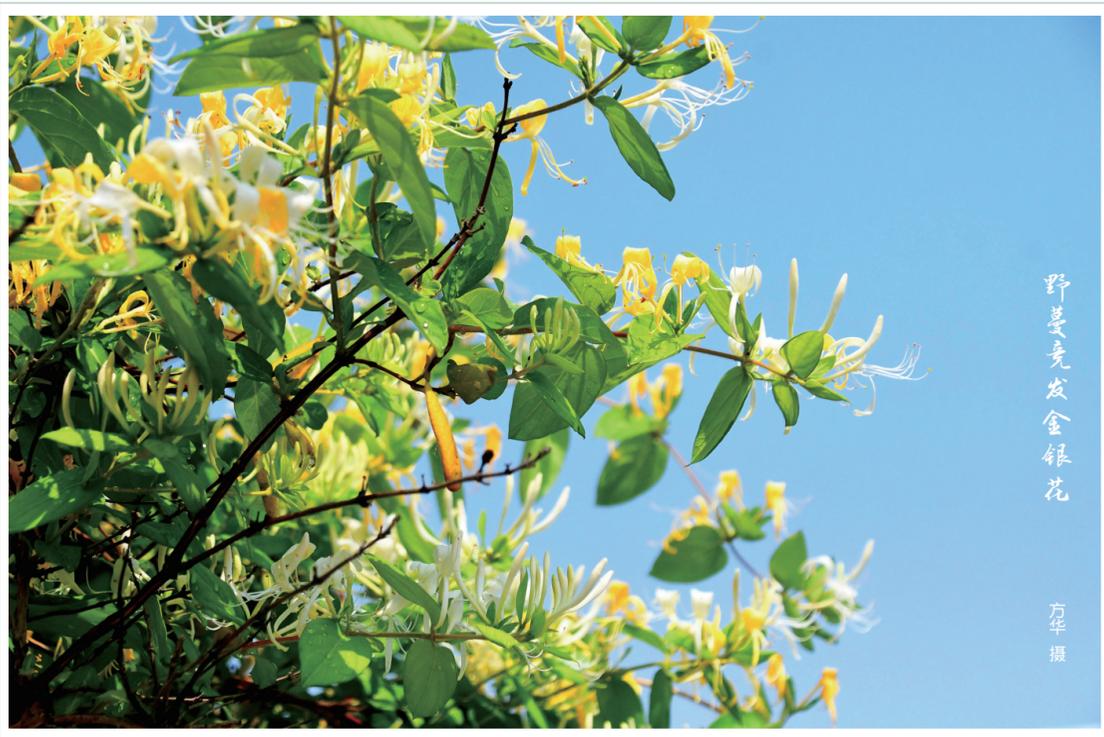
与琵琶女二人境遇相似……”等学生们说完,师生不约而同地相视而笑。我想,在教育环境中,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灵魂默契吧。值得一提的是,我的学生们还算给面子,至今我也没听说过有哪位学生给我起了“翟一遍”的外号。

古罗马思想家奥古斯丁曾说过:“习惯不加以抑制,不久它就会变成你生活上的必需品了。”

喜欢“强调”的习惯,逐渐蔓延到了我的日常生活中。奶奶有多年的老胃病,有一次,我托人为她买了养胃丸。在为奶奶读过药品说明书后,我总是担心重要地方她记不住,所以给她反复“强调”了好几遍,“一定要饭前吃才管用”“一顿最多只能吃15丸”“吃过药不要吃肥肉”……直到奶奶笑着说:“知道了,真啰嗦!”我才意识到,我的“职业病”又犯了!

做了老师以后,我对求学路上所遇到的“刘一遍”老师们,产生了更加钦佩和感激的情感,而我自己,也在不知不觉间加入了“一遍”老师的“统一战线”。

其实,在我看来,这句简单的“再强调一遍”,不仅是一句惹人一笑的口头禅,更体现了一名教师对自己职业的尊重和敬畏,还有他对学生沉甸甸的爱意。



野蔓竟发金银花

万华摄

长大后,我就成了你

■ 向莉

小时候,我长得特别丑,也没有像样的衣服鞋袜穿。我的头发还是自然卷,蓬乱得像夏天的巴茅草。

知道自己不好看,我喜欢躲在房间里,像厨房的小老鼠,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。我妈几乎不管我们三姐妹的学习。那时,土地刚刚分到户,她和众多邻居一样,忙着勤劳致富,似乎从没想过孩子们有多大出息,更没有望女成凤的长远规划。也正如此,姐姐和妹妹成绩都一般,读完初中后,就进了裁缝铺学手艺。

而我的前途,也一眼望到头。那时我病多,一到冬天,哮喘严重得像灶头的风箱,常常半夜跑诊所。夏天,又经常顶着一张五彩缤纷的脸,那是各种疮留下的印记。后来又是败血症,当时几乎算绝症,我妈死马当活马医,是乡村赤脚医生的草药把我拉了回来。父母对我要求不高,学也可以,混也可以,不要生病,不清家就好。

在学校也是,我毫无存在感地读完小学,考入初中依然不起眼,个子不到一米5,常常排在队伍的尾巴。一个蓬头垢面、个头矮小又内向的学生,会有谁注意呢!初中一年级的下学期,还真有人注意到我了,我的班主任蒋德林老师。我的人生一下子“刷新”,从此,“了了晴山见,纷纷宿雾空。”

那天,蒋老师突然到我家家访,他被邻居领到晒场时,正值学校放农忙假。农时催人,我妈带着我们三姐妹,在晒场打麦子。打麦子是体力活,一捆捆沉甸甸的麦穗连同麦秆从地里搬回来,均匀铺在晒场,打完麦子后,又流水线般收拾完,铺上新一轮。直至所有麦子全部颗粒归仓。

我妈和姐姐承担了最累的活,抡圆了连枷(一种用木头和竹子制作的农具)一次次从半空落下来,准确击打在麦穗上,小麦颗粒从麦穗里分离出来,散落在水泥地面上。

我和妹妹负责把麦秆收进灶屋,清洁完麦粒中的杂质后,将麦子装袋。

上述工序,远不像文字表达这么举重若轻。我妈当时也在学校教书,但家里没有男劳力,农忙时节,她就是地道的农妇。此刻,我妈正在挥着农具出气,连枷击打麦秆跑出的灰尘四处飘散,风车搅得麦絮漫天飞舞,母女四人干得精疲力竭,汗水把一络络的头发粘在额头上,灰尘蒙了眼,两手机械地劳作着,腰杆像散了架……

蒋老师突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,穿得整整齐齐的。吃惊的不仅有我,更有我妈。他们是同事,有什么事需要专程到家里来一趟呢!“老师家访一般没有好事,完了!”我的心跳得怦怦的,等着老师宣判我的不是。

蒋老师绕过一垛垛麦秆,走近我妈,熟练地找了一个可以落脚的空隙,站定。他声如洪钟地宣布:“好好培养你的二女子吧!书读得出来!”

这句话出乎意料,我的眼眶一下子红了,鼻子像吃了冲菜一样,酸楚、委屈,少年的心百感交集,手里突然有了劲儿——这样的肯定,我等待了很久,以为等不到了。

前不久,我考了个班级前10名。蒋老师说,他一直在关注沉默的我,在他眼中,我是“躲起来的星星”。

我看向我妈。我妈愣住了,抡起的连枷停在半空中。生活的重负让她活像个陀螺,天天疲于奔命,学校、田地、一日三餐。她也需要提醒。我妈眼睛亮晶晶的,扔掉连枷,欢喜地望向我,含着泪笑了。

蒋老师的头发上,不时粘上飞过来的麦絮,他毫不在意,继续趁热打铁,说:“让你二女子少做点活路,支持她读书,今后有你的福享。”

他一边拉着家常,一边帮我剥麦粒倒入风车车斗里,熟练地摇动风车把手。蒋老师

为了我的学业,居然帮我干家活!“眼光要放长远点,农村的娃娃,书读好了,才能走出农村……”

这一天,我妈在丰收的晒场上,醍醐灌顶。她被开化了。此后,果断减少了我的活路,开始关注我的学业,并为我设定了目标,做蒋老师这样的老师。

我的人生也正是从这一刻,有了新的篇章。我遇见了自己想要成为的人。蒋老师教会我抬起头来认识自己,并带我学习“七十二变”。他知道,我是一个需要鼓励的学生。

蒋老师特许我借阅他收藏的红军长征回忆录,还同意借书新旧。这是多大的诱惑啊!像饥饿的人突然发现粮食。后来我才晓得蒋老师有多用心,在和我的几任语文老师了解到我喜欢文学后,才破例借书给我。他的本职工作可是教数学的。

有时,蒋老师会走到我的座位旁边,站一会儿。虽然没说话,满眼眶里却都写着:“你可以的,我相信你。”

他怎么就知道,我最缺乏的是自信呢?我像孙悟空拥有了金箍棒加持一样,不知不觉去掉了自卑,不再躲在角落里,开始刻苦学习,成绩连续超越身边同学,作文篇篇都成为范文。我终于走上了好好读书、正确认知自己的道路。后来,我考入师范学校,心中的梦想,无日不忘。

毕业后,我选择回到母校任教,成为蒋老师一样的老师。此后数年,我遇到了更多的老师。生活中也曾出现无数“横木”,但总会有一座座“渡桥”,帮助我挖掘自身潜力,去迎击“八十一难”。

去年,我请昔日的老师吃饭。可是,我请不到蒋老师了。他刚去世不久,我请晚了。

但我也成为了发现星星的人,看到他人优点并及时给予鼓励。长歌有和,独行有灯,冥冥之中,始终有一种力量在牵引我,把蒋老师们教给我的回馈给别人。

窗外

■ 代蕊

此时正是下午时光,孩子们坐在教室里做试卷,春日的阳光照在一部分孩子们的脸上,让他们红扑扑的小脸更红了,也让湛蓝色的校服更加明亮。

窗外是一棵树,叶子才刚刚长出来,一小点一小点,密密麻麻地缀满了枝头。东一簇,西一簇,好看极了。粗壮的树干长出嫩绿的叶片来,在阳光的照耀下,微风吹过,像一把把绿色的星星在枝头闪烁。偶有几只小鸟在枝叶间上下翻飞,十分惬意。

望着窗外的树发呆,不禁想到了10年前,我也曾在某个下午坐在教室里望着窗外发呆。那个时候窗外不是树,而是一座座高高耸起的山。当时的我,就坐在那山间的一间小小的教室里,望着脸涂得花猫似的孩子们,他们穿着邋遢,眼神却格外明亮。

那时候的我,内心是苦闷的、慌乱的。我坐在小小的教室里,想得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逃离这一座座山。也许是看出了我的忧愁,学校里的老教师常常带着我去山间散步,告诉我谁的家在这座山,谁的家在那座山。于是我开始走进那些山,也走近那些山里的孩子们。

去山里家访,学生住在很高很高的山上,越往上山风越紧,有一瞬间,我都感觉自己快掉下去了。我爬得艰难,孩子们却走得非常轻松,不多时,我已气喘吁吁,而他们却仿佛是一群鸟一样,不多时就飞到了山顶。等到了山顶,山风呼啸,一片古朴的瓦房出现在了眼前。孩子们迫不及待地给我指着自己的家在哪里,看得出来,他们因为我的到来而感到开心。

春天的时候,我会跟着住在茶山的孩子们去采茶。采茶并不像诗里或是电视剧里描绘得那么诗意,更多的是一种艰辛的劳动。人得一动不动地站在茶树边采嫩芽,有时候采上小半天才有一小碗的嫩茶。我也会跟着住在附近的孩子去看油菜花,一大片一大片金黄色的油菜花让整个小镇变得明亮。

后来,我到了县城里,教室里的孩子们穿着整整齐齐的制服,随便往哪一站,都是一道风景。孩子们自习的时候,我会望向窗外的那条小河。有阳光的时候,小河闪闪发光,像一条银色的带子铺在山脚下。河上是一片房屋,房屋上是一座座小山。和小镇上巍峨的群山不同,窗外是一片连绵起伏的小山,大山雄伟、小山秀气,完全呈现出了不一样的景致。

有时候,河面上泛起一层薄薄的雾气,白鹭悠闲地在岸边踱步。我望望窗外,又望望教室里的孩子们,内心无限喜悦。那时候的阳光会照到黑板上,我就看着光影在黑板上一寸一寸地挪动,仿佛时间的脚印。

记得最深刻的就是讲《暮江吟》,上到那一句“半江瑟瑟半江红”,正愁怎么才能讲出白居易诗中的意境。我抬眼望了望窗外的小河,此时河水缓缓流动,河面泛起细小的波纹。夕阳照到的部分,呈现一片“红”色;夕阳没照到的地方,呈现出深深的碧色。我不禁惊叹于诗人的妙笔,赶紧停下讲解,让学生们也看向窗外的小河。彼时江水细波粼粼,天色瞬息变化,孩子们发出声声赞叹,我知道他们也沉浸在这景色中了。

如今,我坐在更加明亮、更加智能的教室里,窗外没有山,也没有河,只有校园里的树和花。当然,我也觉得非常好。只是每当风吹过的时候,树影婆娑,就会想起那些逝去的光阴。

我偶尔会怀念起我教过的那些孩子们。一到春天,我就会想起和他们一起去看油菜花,去小溪里捉鱼,去山上采茶;我也会想起和他们走很远的山路去春游,然后到劳动基地种菜,再自己做饭,他们跑得汗流浹背地来找我……

明明才才几年的光景,但那些日子却好像过了很久。人果然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,那时候只觉得天长地久,却不想想,转瞬就已物是人非。如今从距离小镇30多公里再到80多公里,终于,我的窗外再也不是高高的山和长长的河了。

一阵风吹过,思绪拉回,望着如今教室里这群孩子们,我不禁嘴角上扬。他们会在我提出问题的时热烈地回应我,也会偶尔冲上来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,还会在上完课后从背后抱着我不让我走,也会给我写很多错别字连篇的小纸条……

是啊,窗外的景色变了又变,唯一没变的始终是窗内这一群群可爱的孩子们。于我而言,旖旎的风光,一半在窗外,一半在窗里。一路走来,看到的是不同的风景,留下的却是同样的美好。